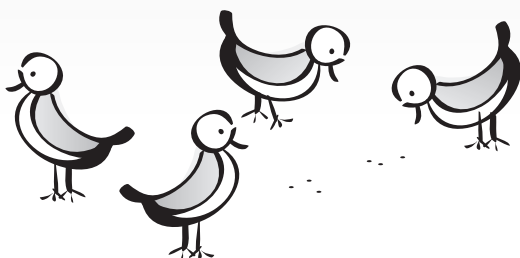


冠軍
作品

三種歸宿

港大同學會書院
伍峻延（中五）



無所居

寒風凜冽，天空還是一般的灰藍。連平常定時覓食的那群鳥也不知所往，留下張伯獨自一人在橋底下煎熬。他本來躺在那張殘缺不堪的竹蓆，也不是睡覺，而是在沉溺於一種虛無卻又清醒的狀態。他自己深知這種狀態離死亡不遠，但又不願意面對現實，只好遊走在一片似有還無的質感。直至呼呼的風如利刃割破他的皮膚，方才如夢初醒，手忙腳亂地撥開被他當作被的報紙，翻找着那紅白藍袋堆疊在一起的雜物箱。張伯終於找到了：他拿出一個膠碗，小心翼翼，如視珍寶地安放在佈滿灰塵的地面，又抽出一塊寫滿蜷曲字體的紙板，乍看之下像是甚麼神聖奇詭的經文，細看不過是寫着「還差X元吃飯」的字樣。路上的途人漸漸多了起來，張伯才意識到自己睡得太

久，耽誤了好些時間，便本能地對着滿街的過江之鯽不住喃喃低語，叩首膜拜。他也覺得這樣很沒有尊嚴，但偶然有三兩個好心人向碗裏投下幾枚硬幣，聽着那清脆悅耳的敲擊聲，一切便也都值得了。於是日復日，年復年，這橋底早已變成張伯的「家」。

有所容但無所居

天色仍然是一片迷濛，幾隻零散的鳥從「安居護老院」的招牌上拍翼起飛，凝望着窗外的李婆婆卻沒有捕捉到這個畫面。雖然她是望着外面，但瞳孔卻渙散得像在水裏化開的墨，是在沉緬於追捕過去的意象嗎？耳邊傳來輕快的音樂，是電視播着那十年如一日的「都市閒情」，李婆婆坐在藤椅上晃啊晃，毫無知覺地任由電視的聲音沖刷着自身，就這樣便是一個下午了。「夠鐘沖涼啦！」一位姑娘不耐煩地向她喊道。李婆婆也不知道那位姑娘姓甚名誰，也不知道她是在對她說，還是呆滯地紋絲不動。姑娘因此走過去，一直催促：「快點啊！你啊！起來！」李婆婆才意識到是在叫她，瞳孔重新聚焦在一點，巍顫顫地站起來，鬆弛的皮與肉不住顫抖，拖着拐杖乏力地跟着姑娘走去，有時她會覺得很悲哀，但這種想法總是一瞬即逝，取而代之的是沒有感覺。於是日復日，年復年，這「安居護老院」早已變成李婆婆的「家」。

有所居

天朗氣清，你和你的老伴很早就起床了。遠方傳來諧協鳥啼蟬鳴聲，精神為之一振。你想起今天還有很多事情要做：耍太極、與子女飲茶、上電腦課……於是便急不及待地前往公園找朋友們。沿途，你看見了一個和你差不多年紀的老伯匍匐在地乞討，你不忍心便投下了幾枚硬幣。你又看見了幾隻零散的鳥在「安居護老院」上亂飛，一位老婆婆在樓上窗前不知在看着甚麼。你慶幸自己不用住在街邊，不用住在老人院，慶幸自己老有所居。

評判評語

葉嘉詠博士：

寫出三種長者的生活情況，並以巧妙的文字技巧串連；第三段概括前兩段而又可作反襯，很有心思。